



井上揆
纂評

增補蘇批孟子

下

日仁?
105
子止



門仁
號 105
卷 3



賴云三段敘事各着數
箇議論評品之末乃總
斷之而歸重於孔子
此節暗伏箇清字

曾補蘇批孟子

增補蘇批孟子

眉山蘇洵老泉原本

古岡趙大浣錦江增補

日本井上揆一卿纂評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

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此節暗伏箇任字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

此節暗伏箇和字

此節收處再加孔子也。一結便合三聖不足語此意。賴云。末連下十七箇也。字如短兵陷陣。賴云。連下十七也。字句法不必變為異樣。而自然曲折。至末脩然而止。韓昌黎有變化却不能及是等。首句正喻。全提集大成也者六句。是以喻意解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方以正意拍上孔子之謂

沂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

賴云固知周禮王制不可信

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

賴云略字學制度法

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賴云觀門人鄭重記存，益知當時制度之籍不傳，使如兩漢馬鄭講經，則何必須此。

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友字在中間，首尾以不挾相回環。

本說獻子不挾却從其友之不有其家看出而五人其不有其家却正從獻子與之友看出都是對面寫照法。一正一反與友不與友在兩頭無獻子之家有獻子之家在中間又一順逆回環法。以本節論引來證不挾似重上半截然不終於此乃為不挾之至故連說弗與數句文勢一直注到堯與舜上去可知文章抑揚之妙。賴云三段一段深於一段末以數語結之絕佳。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

賴云非唯大國君為然也。雖天子亦有之。

鹽谷云大頭腦在天子而友匹夫故轉摺處不可著雖天子亦有之一句著之便呆。

賴云此章錯綜極多而大意則可以意推之。

曾補蘇此孟子

下五

四

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

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此論交友之道以友德一句為主。不挾貴正以友德而不挾貴處。至天子友匹夫為極。至前從孟獻子費惠公晉平公逐層襯逐節卸一步進一步。逼到堯之友舜然後暢然意滿。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為通篇歸宿末節以貴貴陪尊賢賢即德也。與起處友德相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

蘇云三折

蘇云三折

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

此在禮記卷之五十一

四

賴云：以上三了正意以下餘論

賴云：三意連点為單繳此法古文多有女態

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蘇云：輕快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

孔子生一詞

蘇云：整齊乎正器。賴云：以下別為完終一章。

曾甫森七孟子下五

五

蘇云終編看其反覆
昂之勢

蘇云下字固有次第

蘇云文字亦反覆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賴云猶娶妻非為養也賴云置也
而有時乎為養字故有飾矣為貧者辭尊居卑蘇云粘為食字下賴云如何可曰辭富居貧賴云是也辭尊居卑賴云是也辭富居貧賴云是也辭尊居卑居卑二句按作一問辭富居貧賴云是也宜乎賴云是也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蘇云優游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蘇云對結未放一句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

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職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誓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誓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賴云得休面

賴云蓋一時問答而時分章句故有是等結句

蘇云文勢激昂就答語折一句詰與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句法同賴云孟子常於自己論

非養君子之道也賴云引證佳者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蘇云皆得斬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賴云不殺守欲佳

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蘇云本色證尤明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賴云三二字作句讀以位形德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

中忽出問難是他人所無而以且字為發語有勢欲知士不可往見之義當知君欲見士之心用且字跌入是對面寫法

友猶是平等召則卑矣是高一層跌法

曾補蘇比孟子下益

賴云通市

接云交龍

賴云折羽

比服跌宕分出賓主輕重文法最妙

庶人一層從上虞人推出妙手覆舉上文下又添此一層沉乎字乃越跌得醒

賴云二段引古而斷之餘意却有波

賴云自門字隨口生此語照應篇首開八家法門未成一問答出餘波亦開一法門

當仕有官職則非市非草莽之臣以其官召之則非此以其多聞以其賢召之矣末節看似文外餘波實乃箇中要指

上節取友盡乎今下節取友進乎古中用一句脫卸跌重下節

蘇云一句進一句至此却折下用一語結

賴云中間一波如夏雲出奇峰若移在末尾平心耳

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蘇云提起 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賴云此句 通篇論士不可往見而士之不可往却轉從君之不可招透出前二節發言後六節以道言然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宿末節掉轉不傳贊意首尾相應則論分亦歸論道不往見之意益明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此句是通章關鍵

賴云尚友古之人尚友古之人如何

蘇云尚友古之人尚友古之人如何

賴云尚友古之人尚友古之人如何

賴云尚友古之人尚友古之人如何

賴云尚友古之人尚友古之人如何

賴云尚友古之人尚友古之人如何

賴云尚友古之人尚友古之人如何

從他為字生出戕賊字以折之却又先以順字觀出戕賊字

敢二句用倒裝文法

此節言性本善順之而無不善未節言性本無

聽則去

蘇云二句開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蘇云二句合以人性為仁義猶

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

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

惡反之而後為惡總見性非無定體以破告子湍水之說因告子借水喻性孟子亦全就水駁論最為確切

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

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

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

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白與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

蘇云三反覆如層崖斷岸

賴云問得極使彼不能答語氣健峰後不昌黎善學之

蘇云及覆致言
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
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
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
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
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
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
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
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
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
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

蘇云及覆致言
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
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
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
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
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
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
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
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
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
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

以告子曰兩或曰陪起今日皆非一句掃盡三說

賴云先秦道學平坦直截無後世所謂体用未發已發等說也

賴云連下無數有字終以有字結局

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以情善驗性善

蘇云波瀾

此八句中情善

蘇云再登

此八句中才善

賴云如執斧破竹節迎刃而解

提出天字并性善源頭指出

蘇云以非殊字變作同字又以同字變似字一轉精神燦然賴云同字一篇樞紐與離婁之明章意同而体異合看可以曉文章之變故龍子曰一故字緊承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蘇云二句對

蘇云二句收

蘇云証

蘇云又轉於不同處正見其同

蘇云徑接

蘇云証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粲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

聖人與我同類，直貫至
聖心與我同然，却妙用
龍子極相淺之言，徐徐
視八借粗形精情，味不
竭。
賴云：連無數同字，終以
同字結局。

蘇云：自起轉為姓麥，又
轉為口耳。

蘇云：反覆比喻及正意，
如駿馬下峻坂，高屋建
瓴，冰勢不可遏，只至于

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
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
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
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
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
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
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
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通章開鍵

蘇云轉

賴云：何其深切著明也。

此二節用遞落法。

此節用反熟筆法變換。

蘇云：又用同字總作一段。

收拾上文，跌出心字。

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
幹轉筆力萬鈞。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蘇云：收入本意。

蘇云：應聖人同類。

獨抽口對照了，然蘇云：又以口字結。

此明人性之善，首節提出陷溺其心四字，便見性無不善處。舜麥二節，就
物之同，引起人之同，提出聖人與我同類。龍子節，至末又就形之同，引起
心之同，提出聖人先得我心，正見人之不異。二聖而降才不殊也。通章重
一心字，起處提明，下面層層襯托，總以心理義之同，見人性之皆善也。

蘇云：情思對照，感慨有
味。郊字，牧字，借字，皆死
字活用法。
賴云：題曰水說是妙，小
品文字，閱韓柳淵源，
此節就山水借喻，以起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
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蘇云：三折。

蘇云：語頓挫。

蘇云

下節伐之牧之兩層歸

重牧之上緊與下幾希

對看

蘇云兩段對說感慨有味

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與首句應。

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蘇云証第一節。

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蘇云証第二節。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蘇云証第三節。

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蘇云証第四節。

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蘇云証第五節。

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蘇云証第六節。

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蘇云証第七節。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操存正示以養之之方。上四句懸空說。末句方點出心字。是倒裝法。賴云二段不得此結乃板。

開口無或乎三字。下二節意已在言前。無限歎息。

孟子之于齊王。既進見時少。而齊王之于孟子。又聽信不專。併進見時亦寒之時。王之不智。又何怪焉。下節當進一步看。

雖與俱學。以上是預遞法。為是二句。是翻弄法。蘇云却在前面亦是一結。非然也。三字。王坐實他不專心。致惡言外。神迴氣合。便隱有無或乎王之不智在。

賴云結句使他人答之。而意已判然絕妙。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蘇云就入喻。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蘇云三句畧收。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又設喻。

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蘇云輕妙。

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然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賴云絕妙起法。以此段引起下段。賴云所欲甚於魚。

曾甫亦此

下五

一二

尾藤云第一節以譬喻起是客

蘇云二段對起

賴云前喻後正是常法此則一喻一正錯綜成文妙法可有一不可有二

尾藤云第二節是正意

賴云與牛山之木章意同而體異

尾藤云第三節推明上節之由

賴云凡八段以第六段為上下筋脉

三節宛轉提撕低徊反覆要人認取極有意味

尾藤云第四節承上節而反言非必說凡情

而反言非必說凡情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

也。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欲

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

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

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疇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

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

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

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此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首四節反覆推勘，以明秉彝良心，自必舍生取

義，一一追出人皆有之一句，末一簞食節，驗明人皆有之，萬鍾節，見是後

來喪失，末節兩兩較量，慨人自失本心，正與人皆有節相應。

尾藤云字字有法，節節有序，最為明暢易曉，初學欲為文章，且捨義理，須

細觀其字法，字句既明，其於義理思過半矣。

尾藤云第五節應第三

尾藤云第六節是故二

字結上起下，人皆有之

句重看，自篇首至能勿

喪耳，是正論是為大段

尾藤云第七節以下，是

反論，一正一反，文繁不

殺

尾藤云弗受不屑，由人

相應
可已不已殊非本心孟子說到此處直欲為此輩人放聲一慟矣
賴云此章雙提單收有委致

以雞犬之放視出心之放是借粗淺處相形下二章以指形心以桐梓形身皆此法
推原意用倒點作收下節即便起接用筆靈緊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

賴云此章與仁人心也章並前正後喻而此則於正喻合處不說破以愛引起養從養分出善不善又從善不善分出貴賤大小又從貴賤大小分出大人小人

正繳一節反掉一節總以終養其小者為小人之意而養其大者為大人之意自見
賴云以上四章意同休異譬喻之法盡矣

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

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

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槓棘則為

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

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曾補注此孟子下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蘇云先折賴云藏心字在忠隱然不全說破亦自法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

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

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賴云雖古與而不知後世理學滋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蘇云用大人結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

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以後科第仕進皆皆是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

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

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

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賴云篇中譬喻層見疊出橫說豎說極其變態取喻之法莫不備於此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

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

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

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

賴云凡文字生交致者以其故重複之不更改之也此章所問所答皆有數個則字字重複不更故如此有姿致

蘇云問微意

賴云亦自難對

蘇云有力

賴云取譬有濃色是文章粉黛

賴云口吻鋒針相對快絕然下語勃率鄙野所以精采有倍後來三蘇得此旨

賴云亦問得究與告子三章同

人皆可為堯舜原重一為字交以形體自負是

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

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

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

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

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

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

蘇云引喻

蘇云再引喻

賴云意對而詞不對齊

賴云二美翅見瞻識

蘇云本意

賴云使人欲笑然真率可愛

蘇云截上生下

子服節教之為末節使
之自為章內弗為耳所
不為也歸而求之等句
皆繳應亦為之而已矣
句

賴云孔孟教人平易明
白豈如後儒致知存養
多少事目艱深拒人哉

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賴云曰日字誤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
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
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
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能為也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
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
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
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
而求之有餘師

蘇云應為字

賴云人所不能

蘇云應為字生下

賴云不必黑一毫人欲

動靜盡中道理

蘇云結

求字正與

賴云一語起結是戰國
策慣用法初學劬之乃
文有結束音節亦佳

賴云直出一譬不復紐
合本事此法唯孟子有
之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
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
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
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
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
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
孝矣五十而慕

賴云二語重提而後轉下後世文法多本於此者

蘇云疑呼

應

蘇云粘孝字結

宋。控。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已。在。其。中。
賴云。上面曰三軍之士。則下面人臣人子人弟。已在其中。
 懷利者必去仁義。懷仁義者。必須去利。補出于

宋控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已在其中。
欲抑先揚。
 蘇云。峻折。
 蘇云。鋪。
 蘇云。字眼。
 推開說。

理始備。亦兩節交互之法。賴云。與開卷第一章意。同體異。彼簡勁。此詳密。其文則彼善于此也。利不可言。便當言仁義。此比意思。從對面想出。但歸重不可言利一邊。故收處仍用何必曰利一句繳轉。收句應前文。正以決言其不可也。
鄒與任各國處守有專責。平陸與齊近。為相止輔理。叙事中。已伏下不得之鄒。得之平陸之根。

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就結。
 賴云。有此乃成文。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

不成享句分明有季子
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
陸之意妙在含蓄不露
留在屋廬子曰中方行
說出
賴云孟子不為多辨而
屋廬子能得其旨故答
或問亦簡潔如此妙

賴云淳于髡辨士而孟

矣。問曰：夫子之往，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
凡鄙 蘇云答不結
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
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
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悟得明敏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
蘇云折

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
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
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
賴云三准皆說客口氣孟子正色莊論對之用正兵也賴云朝得便侮
蘇云就引入仁
蘇云先引入仁
蘇云優游

子折其辨，古端有鋒，所
當細玩。
賴云：雖是正色莊語，要
看其悠然高引，視髡輩
如蚊蚋在前處。

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
賴云儵然

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
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
賴云儵然
蘇云三折

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
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
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
賴云儵然
蘇云峻厲賴云更進一層

賴云：孟子在眼前，而曰
不識識，猶觀也。語亦妙。
自是老賊。
賴云：三問三答，如斷如
續，此等法，唯昌黎得之。
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
而數个脚色，最後出个仲尼斷盡之，使其不得措辭
賴云前

曾補錄此孟子

下五

三

如許臣論是也

蘇云總下三段
賴云與公孫丑第一章
意異而體同

蘇云三段齊整莊重錯
綜古語氣勢甚稱
此節以巡狩述職為綱
省耕省斂帶言入疆二
段申巡狩之事言賞罰
之權出于天子一不朝
三段申述職言征伐之
權出于天子是故天子
二句單承上征伐立一
案以起下樓伐之罪

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賴云宜去子之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

賴云此章三疊文法

此節先列五霸之禁而以犯禁一句斷諸侯罪案文法與上節同

賴云後段比前二段太短却稱其結尾

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賴云看他轉下處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

曾補錄此五子

十一

此章有殃民過制二意而歸重在殃民以斷慎于罪案一戰勝齊以下是進一步說見縱不殃民而土地過制亦于先王之典况必殺人耶緊挽到殃民上末節當道志仁亦重仁一邊然且二字便含未必一戰能勝意語意仍歸注殃民上去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必慎子引之故責慎子。賴云國取齊南陽。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賴云：戰今。二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

賴云：宜乎當時以為迂遠遠事情也，而其實不

著地非不足一折，正見先王定制凜然可畏。

先引舊制立案尚寬，下引齊魯始封一層更緊，為証者以魯伐齊也。

分拆，以天子陪諸侯。

此層專引齊魯。

句斷定。

然仁者不為解不可之意已盡，更以殺人句繳轉殃民本旨，搏腕有力，收句結應過制殃民。

賴云：兩疊平易，只兩結句，古勁無敵，故可誦。賴云：二段收語，皆簡勁可法。

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緊接所損翻跌。賴云：故不容於堯舜之世，容於堯舜者如此。蘇云：總前三段結。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賴云：不置曰字，氣盛語急。

賴云：宇文融表延齡。

賴云：楊素未獲兒。

貉道句便見二十取一之法可行于貉而不可行于中國兩意俱到下列兩邊申明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

蘇云截上生下賴云當指日然後發問唯贖家贖云是未知其所以問之者何由至下面發之賴云已自了然
詳說先設喻申說貉
三句句法
轉入申說中國贖云章首一喻設問移抽此間亦可成文所以不然而可悟文章變平為奇法在是非
有意作之以喻意作跌
始發其由妙
賴云何不以為自照
用此層陪說作對收賴云應首大繳
賴云兩結亦古勁無敵
蘇云對說
賴云應賴云至此
賴云使人欲矣

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

賴云自然肖孔語豈法言中說所及
蘇云又進一步
賴云俗見
賴云俗見
賴云故優於天下
蘇云句聯屬
賴云當時列國執政情狀蓋盡於此
賴云妙語

賴云唯三去就多少錯綜非義精仁熟烏能一一處之不失也

里之外賴云亦如無大害然無奈々々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
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
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
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
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
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
也免死而已矣

賴云如武田勝賴入有拂士出有敵國々亦亡故字緊承上節推本天意將字與必先字相應所以字總承一氣貫注賴云余嘗言聖賢之語痛切不浮緩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自驚心動魄語人々稔讀故平々視之所以不能猛省也
然後知三字就上文三意看出有恍然而悟光景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蘇云三股承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且衡則不作未嘗發則不喻此段結上生下此二句虛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八則無法家賴云結得警妙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賴云也字則字矣字多
少註脚多少議論多少
功夫學問
盡心由于知性二句用
逆知性則知天二句用
順以知性作上下轉關
賴云此下短章多似無
法而無不有法今不復
一々舉之且咀嚼其雋
永處可也

之而已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

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

外者也

賴云無他

賴云故

賴云有此

兩語道德五千言大藏一切皆可廢矣

賴云此舉一句此格甚佳可學也

賴云是故二字如洪流一轉深淵而不費力

蘇云正說

蘇云翻出去

賴云是心是性

賴云者

賴云是富貴是功名

賴云者

蘇云反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疆怨

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

賴云是求有益於得者

賴云故曰安宅

賴云句中矣字法

賴云何不畏哉

賴云字翻弄是古語妙處學者要知之則君房可為也

賴云則賴云轉得好

蘇云去然字連

以賢王引起賢士以見
字引起臣字全用跌宕
法

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

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

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

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

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

以凡民引起豪傑，若夫二字為四句轉捩，而凡民豪傑在中間待興不待興，在兩頭筆緊而活。

蘇云：結証尋藏。

蘇云：接上生下。

賴云：不然則胡板八百石。

賴云：是正所謂囂也。

賴云：何性而不囂令哉。

賴云：天子自道。

亦一逆一順法。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

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

賴云：古人議論不甚高，務實如此。

賴云：諸葛孔明，庶幾似之。

借霸形王。

皞皞，賴云：是正所謂皞也。

王者。

曰：應霸者。

賴云：秦漢以後，善政而已。

蘇云：分祈。

通章用也字煞脚俱是點醒語又孟子一樣文法

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賴云家之短章而道休性命修己治人之妙具矣非至聖不能言

賴云舉手可下

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

直截

蘇云褒贊法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賴云非有四目兩口也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孤臣孽子是痰疾達是德慧術知虛籠處用逆實証處用順

賴云推進三層法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賴云不須多言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痰疾獨孤臣孽

賴云古今未英雄豪傑皆是

賴云二字句法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蘇云四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

賴云是亦不易得

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

賴云更難得

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

賴云亦一語起結而中分三段雖短文有法

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賴云也君之間入故字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

蘇云再繳前語

蘇云一步連一步

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蘇云一步連一步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蘇云就重處分君子所性雖

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賴云然則所謂君子所性仁

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賴云其可欲樂雖廣土衆民中天下定四海未足以換此也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蘇云二句承上天下有

賴云此一段議論孟子數言之而其文數變矣要看其變處賴云數個矣字見其事簡其效速之意

賴云如此而已非他術也

賴云無論名言不磨看他層々洗發不費力處

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

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兔無失

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蘇云即上文經前語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

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者此之謂也打轉節首謂字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蘇云引喻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

賴云自是實治非蕭道成曰可使金如土也

賴云此亦複語生於學者得此法為尋常語而為妙絕語

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
 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賴云必嚴刑名設方術以防之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
 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
 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其田里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
 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
 善之間也省察之為舜之徒乎為蹠之徒乎豈有不此類

賴云何等直截何等深透後世心學家十言萬語總瞠若乎後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入正意即用喻意字面孟子多用此法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從口腹跌入人心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轍而不及泉猶為

賴云然則假亦可矣孟子之論不苛刻如此宋儒對症之藥也何不服用

蘇云此志字斷明白皎潔

賴云斷盡後世無數姦雄之罪

賴云孟子之論亦有嚴不假如此者

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太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蘇云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賴云小文而有無數變化
賴云簡易

賴云與彭更章同意

蘇云二段詳說

蘇云二句便結

賴云鳥有此事

賴云、瞻識自造語中來、故字不求妙而妙、不求健而健、

賴云、前後句、唯要言此句耳、賴云、言正意在中、前後皆喻、賴云、句法古勁、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賴云、與教屋廬子對、待來年、同一口吻、同一精米、

賴云、一語起結、亦有改

曾補蘇此孟子

下孟

三十一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

數字者此與王天下不與存焉可并看

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我土中自具指點神理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

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

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

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

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

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

曾補蘇此孟子

賴云物與民一順一逆親親親三字連下更妙

賴云等級秩然所以異墨

蘇云引證

蘇云二句喻友說

三十二

賴云預知後世無數註
蟲魚之儒故言爾

賴云孟子長於一字翻
弄法學者苟學此法筆
端掀舞

羹爛字驅字徇字俱下
得奇警

蘇云一轉妙

賴云預知有毛奇齡朱

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通章結脈蘇云句結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

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

不愛。及其所愛也。賴云故曰不仁哉仁者反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

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

舜尊一輩人於千載前
一筆抹殺

已矣。斷案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翻案而何其血
之流杵也。賴云而字法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

仁。提綱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誓首。征

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結應賴云三序寸鐵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

賴云結得斷鐵

也。被衿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賴云

不可俱哉聞耳。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

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効驗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

賴云為關一也。所以為關則大異。

賴云不字道理

賴云不能二字

賴云真經濟

賴云真道德

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單食豆

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

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

賴云破天荒

見不復用。句法長短之變。

蘇云。文字低昂。賴云。妙論妙文。亦是一

曾補蘇批孟子

下

三十四

順一逆

地不為地

一

三四

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收句從聞風興起。依徊馮弔。既慕無窮。

蘇云。結一句再繳前語。賴云。而字不與起非人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

賴云。輕鬆語可咀嚼。是春秋戰國妙處。即借茅字。作物欲字。妙。

曾補蘇此孟子

下

三

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

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

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蘇云以二句答却說事亦是法

賴云取譬法

賴云尋常譬喻前叙後斷此章則前斷後叙各一格也

有性也命也一頓則有命有性句轉得九有也

兩不謂字斬截

謂命也賴云小人反之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

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

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彘又從而

招之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賴云妙譬喻要其造語古鍊處否則亦隨俗矣賴云看其譬喻所以讀而不厭異後世理學家集

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東山義政

君子以有才為幸、小人以無才為幸、信然。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

賴云、惡左府信西

賴云、珠玉不與焉

賴云

賴云、亦一語翻弄、休、錯綜出之、最見其妙、中三段覆言之、以為結妙。

賴云、慎復用。

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皆有所不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皆有所不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皆有所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賴云、何其簡易直截也

蘇云、承

蘇云、推開

賴云、然日用小言、語亦有穿窬、不可不慎之、是所謂充也。

不言、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

賴云、守約施博

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賴云韓原所求於人者重毀蓋本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非一求其然也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同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椽賴云見其

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賴云俯而思之使

賴云語意堂々與君子有三樂及大丈夫二章同一文法

增 賴云此外不須一言如

古制句最重在我若無古制本領不免大言自誇耳安能藐之

為也賴云然則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蘇云就不為字生下去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

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

賴云此章五問五答如
通下而其中有錯綜處

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
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
不為也蘇云步進步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
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
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
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

賴云君子憂世道人心
預為之防必思狂狷惡
鄉原漢光武有見於此

賴云是亦複語而更數
字者其取姿處正在此

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賴云則字法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
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
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
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
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

賴云重亦開而味之

賴云到底非獨善者所

以異後世議論
賴云下數個也字必以
一個矣字斷之是古文
多有

賴云重在聞而知之一
偏上

賴云是為一書之尾故
曲終奏雅悠然有江上
數峯青之意

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
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
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
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
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蘇四字變換
賴云豈蓋聞而知之乎

賴云：世儒經視孟子不文視孟子，夫未知其文而得其意，難矣哉。吾好孟
子之文，日夕讀之，偶會心者，則批焉，圈焉，加之評論，積為一書，非敢玩弄
古經，亦欲因以得其意也。
賴云：古語皆平易明白，槩不須註釋。註釋者，名物度數而已。大抵註家胸
有成見，牽古語從之。後人未讀正文，而先讀註，處處礙目。况甲是乙非，吾
誰適從。盡去諸註，如焚荆棘，露嘉木姿儀，呈露，瓜暉流通，古人之心躍然
而出。是吾治經法也。古書最平易者，論語。而孟子更明快，以其戰國人言
語也。羅大經所謂以儀秦齒舌，明周孔心胸，卓識明辨，蘇醒万世者，確評
也。余嘗置白本一卷，每晨琅誦，隨加點評。今以付某生，或曰：以文視經，殊
矣。則荅之曰：經非文字，舍文言，經所以必須於註，而經始為艱澁頑痺
之物矣。我尊經也，非碟經也。

增補蘇批孟子卷之下終

增補蘇批孟子卷之下終

明治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板權免許
同十三年一月出板

纂輯人 青森縣士族 井上揆

出板人 東京府平民 大橋操吉



發兌書肆

日本橋通三町目

芝三嶋町

兩國横山町三町目

丸家善七

山中市兵衛

太田勘右衛門

頒行書肆

淺草	小石川	日本通	日本橋通	日本石馬	南傳馬	馬喰町	甲府	通旅	湯嶋	池端	横山	淺草	芝	同	日本橋
北	東	大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常籠	松住	仲	一	二	田	二
町	町	門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町

淺倉 青山 若林 柳川 長野 江鳴 吉川 石川 内藤 東生 別所 岡村 出雲 北澤 牧野 稻田 北畠

寺

久兵衛	清兵衛	喜次郎	梅次郎	龜七衛	喜七衛	半七衛	沼右衛門	傳次郎	龜次郎	平七助	庄助	萬次郎	伊兵衛	吉兵衛	佐兵衛	茂兵衛
-----	-----	-----	-----	-----	-----	-----	------	-----	-----	-----	----	-----	-----	-----	-----	-----

